

东谷坨旧石器初步观察

卫 奇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关键词 旧石器;早更新世;泥河湾层;东谷坨

内 容 提 要

东谷坨的旧石器,小型而加工精细,如果单从石制品来看,简直使人不敢相信它是直立人的作品。但是,遗物确实发现在时代为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层里,这意味着中国古文化很早就已经有了高度发展。

1981年,东谷坨旧石器地点一发现就立即进行了试掘。在大约一千平方米的范围内布置了大小不等的五个探坑(编号:T1—T5)(图1),试掘面积合计约45平方米,其中T1,15平方米;T2,5平方米;T3,6平方米;T4,12平方米;T5,7平方米。试掘挖土方共一百多立方米。每个探坑均出土一定数量的文化遗物,但以探坑T1发现的材料为最多。

试掘查明,尽管各探坑的文化层在垂直分布上高度略有差异,但均属同一层位,地层状况总的来说是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经初步踏勘所知,文化遗物的分布在地层中从这个地点向西和向北断续延伸到1公里以外,推测其实际范围可能还要大些。

发现的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制品,此外还有一些具有人工打击痕迹的兽骨碎片。

一、石 制 品

在东谷坨旧石器地点试掘所得石制品共计1443件,还有一些具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块。石制品的岩性主要为流纹质火山碎屑岩以及石髓和燧石¹⁾,此外还有少量玛瑙和轻度变质的石灰岩等。与石制品同质的石料广泛分布在东谷坨一带古老的地层之中。

东谷坨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其中以刮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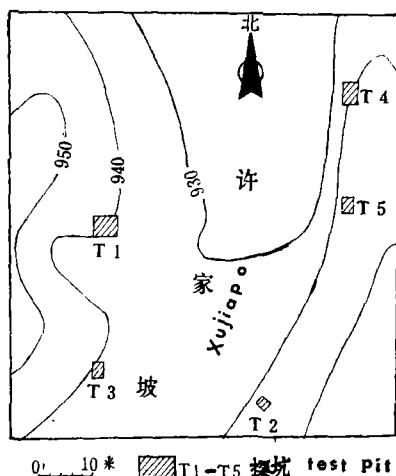


图1 东谷坨旧石器地点试掘探坑分布图

The plane figure of the preliminary excavation at Donggutuo site

1) 燧石、石髓和玛瑙均为伟晶岩型或热液型成因的石英族 α -石英的隐晶质集合体,呈瘤状者为燧石,球状者为石髓,具有同心带状构造常由多色石髓组成的为玛瑙。

器的数量为最多。

旧石器的分类目前尚无统一的规范。因为旧石器的形态多有差异，它的用途和制作技术也只能来自于分析判断，因此对于有些石制品的归类往往是非常耐人琢磨的。东谷坨发现的旧石器材料笔者按照现行通常的处理方法进行了初步整理，并在本文中作了简单记述。

各探坑石制品分类一览表* **

分 类		数 量 分 布					合 计	
		T1	T2	T3	T4	T5		
石 核	单台面石核	26	3	2		1	32	152
	双台面石核	35	4	9	3		51	
	两极石核	2					2	
	多台面石核	50	8	4	4	1	67	
石 片	有台面石片	自然台面石片	119	23	6	2	153	376
		打制台面石片	186	25	1	2	215	
		修理台面石片	2				1	
		两极石片	3		2		5	
	无台面石片	423	25	9	4	2	463	
石 器	砍 斫 器	单边刃	1		1	2	4	452
		多边刃	1				1	
	刮 削 器	单边刃					2	
		直刃					2	
		凸刃	4				1	
		凹刃	5		1	1	7	
		双直刃	1				3	
		双凹刃	1				1	
		凸凹刃	4				2	
		多边多形刃	1				4	
	刮 削 器、 核 石 器	单边刃	直刃	6			6	38
		凸刃	1				1	
		凹刃	4				4	
		双直刃	3				1	
		双凹刃	2		1		4	
		直凹刃	2		1		3	
		凸凹刃	2				2	
		多边多形刃	15				15	

(续表)

分 类		数 量		分 布		T1	T2	T3	T4	T5	合 计		
		砍 削 器	刮 削 器	单 边 刃	4						4	4	
石 器	石 片 石 器	砍 削 器	刮 削 器	单 边 刃	4	4	4	4	4	4	4	4	
				直 刃	50	8	3				61		
				凸 刃	59	17	6	1	1	84			
				凹 刃	39	6	1	4	1	51			
				双直刃	2		2	3		7			
				双凹刃	23		2			25	329	385	
				直凹刃	10		2	1		13			
				直凸刃	7		1	1		9			
				凸凹刃	12	1	4	2		19			
				多边多形刃	37	5	7	10	1	60			
器	尖 状 器	锐 尖	钝 尖	长 身	5	2				7			
				宽 身	24	4	1	1		30	52		
				长 身	1					1			
				宽 身	11	1	1	1		14			
总 计				1183	132	67	44	17		1443			

* 本文记述的标本,长身或长型者: $\frac{\text{宽}}{\text{长}} \leq \frac{\sqrt{5}-1}{2}$; 宽身或宽型者: $\frac{\text{宽}}{\text{长}} > \frac{\sqrt{5}-1}{2}$ 。

** 尖状器两修理侧边延线或切线的夹角大体上等于或小于 60° 者为锐尖; 大于 60° 者为钝尖。

石核 152 件, 约占发现的石制品总数的 10.5%。个体大小不等, 形状不定, 重量最大的 758 克, 最小的 11 克, 平均约 108 克。大部分石核或多或少尚保留砾石的自然面。按照台面出现的多寡可以把石核分为单台面石核、双台面石核和多台面石核(图 2)。石核当中, 单台面石核约占五分之一, 双台面石核约占三分之一, 多台面石核占将近二分之一。两极石核只在 T1 探坑里发现二件。从剥片受力情况来看, 两极石核应属于双台面石核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多数石核的台面为砾石的自然面, 多台面石核的台面绝大部分是打制的或剥离石片留下的半锥体阴面。石核上的石片疤大多数短而宽, 中途折断现象普遍, 一般打击点比较集中, 台面角通常在 70° — 90° 之间, 这些特征显示出从石核上打片采用的是锤击方法。

两极石核 P. 5654 标本(图 2 之 7; 图版 I 之 9), 质地为石髓, 长、宽、厚分别为 40.5、20.4、18.8 毫米, 体上有一面保留砾石自然面, 其他各面均为人工破裂面, 打石片的石片疤重重迭迭, 有两条纵向的石片疤可以明显看出是从两端受力而成的, 但石片疤中段具有横向棱嵴。笔者用类似的石料做砸击试验, 也发现产生的石片疤往往是不平整的, 大多数在两端之间有一横向棱嵴, 有的甚至仍保留其砾石自然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石核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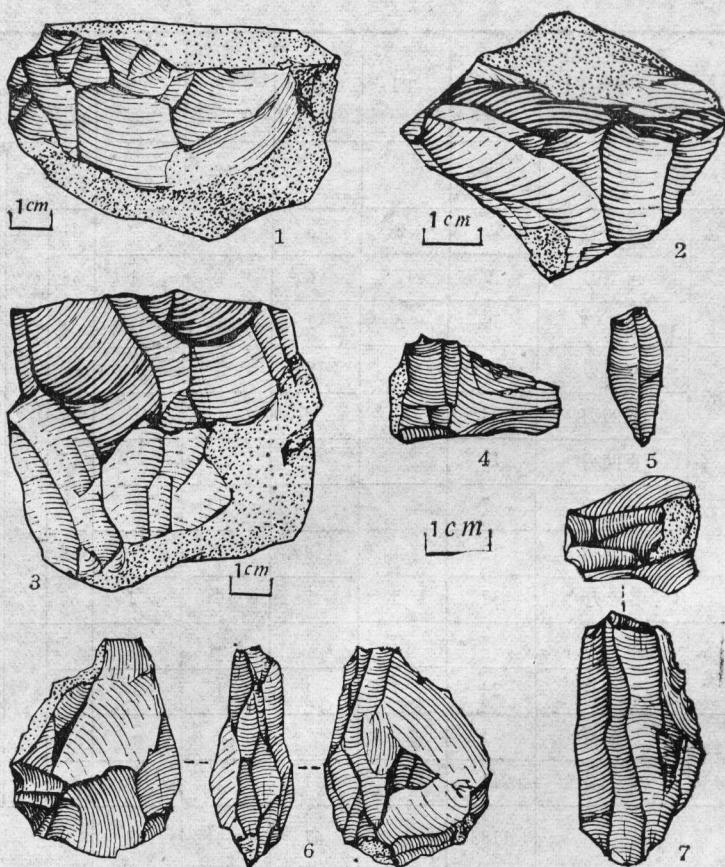


图 2 石核 (Cores)

1. 单台面石核 (single-platform core) (P. 5642); 2. 双台面石核 (double-platform core) (P. 5652); 3, 4, 6. 多台面石核 (multi-platform cores) (P. 5647, P. 5685, P. 5656); 5, 7. 两极石核 (bipolar cores) (P. 5655, P. 5654)

端有四条细石叶样的石片疤平行重迭着,其中有两条石片疤的长和宽分别为 10 和 4 毫米左右,打击点集中,台面角近于 90° ,台面上也有石片疤,似为修理台面的痕迹。

P. 5656 标本 (图 2 之 6; 图版 I 之 10), 这是一件有意思的石制品, 我们暂时把它归类于多台面石核。它呈扁平状, 侧面轮廓大致呈三角形, 标本的长、宽、厚分别为 35、27、12 毫米, 两侧面布满了石片疤。标本一边侧缘上分布着一些长条石片疤, 它们相互重迭, 彼此近于平行, 尽管剥离小长石片看起来是从两端点部位着力进行的, 但其外貌与细石器传统中的楔状石核略有相似之处。

在石核上剥离小长石片的现象, 虽然在东谷坨的标本中出现得不算多, 但这是早更新世旧石器地点中非常罕见的记录, 这种现象常常表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材料之中。

石片 839 件, 约占发现的石制品总数的 58.1%。根据台面的保存情况可以把石片分成有台面石片和无台面石片两大类, 其中有台面石片进一步可以分为自然台面石片、打制台面石片、修理台面石片、两极石片等 (图 3)。根据形态和大小还可以把石片分成长石片、宽石片, 小石片、中石片等。

东谷坨的石片比较小,平均重量只有8.4克,最大的一件石片长、宽、厚分别为76、64、21毫米,重118克。石片形态较多样,多数石片宽大于长,有的呈块状。相对大一些的石片背面一般保留岩块的自然面,小石片大多数比较薄,而且在背面多具有石片疤。尽管多数石核的台面为砾石的自然面,但是在有台面石片中还是以打制台面者居多数。在用均质石料制成的石片上可以观察到清楚的打击点和显著的半锥体,石片角一般为90°—100°。从石片的特征来看,生产石片采用的是直接打击法,尽管石核上出现石叶样的石片疤,但估计当时还不可能具备间接打片的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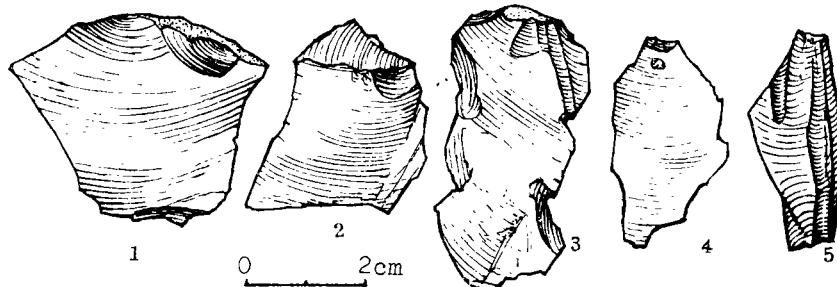


图3 石片 (Flakes)

1. 自然台面石片 (flake with cortex platform) (P. 5658); 2, 3. 打制台面石片 (flakes with chipped platform) (P. 5659, P. 5660); 4. 修理台面石片 (flake with prepared platform) (P. 5663); 5. 两极石片 (bipolar flake) (P. 5665)

P. 5663标本(图3之4; 图版I之5)是一件形状不规则的流纹岩石片,最大长、宽、厚分别为23.0、18.2、6.2毫米,背面具有剥落石片留下的石片疤,破裂面上半锥体和波浪纹显而易见,打击点也可以观察到。石片台面很小,大约只有6平方毫米,台面上有从背面向破裂面打击留下的三道平行疤痕,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修理台面的痕迹。

修理台面是石器时代先民们生产石片采用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在我国从前一般见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更后的文化材料中,在丁村和许家窑人地点也发现过修理台面石片。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1966年在北京人地点第3—4层发现的P. 3747石核上曾应用了修理台面技术(邱中郎等,1973),张森水先生认为这是北京人的一种较为进步的打片技术(a relatively progressive flaking technique) (Wu Rukang *et al.*, 1985)。由此可见,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已经出现象征技术进步的修理台面技术。因此,东谷坨地点出现修理台面技术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东谷坨旧石器地点发现的两极石片,特征都比较明显。两极石片中,P. 5657标本是最大的一件,它的最大长、宽、厚分别为40.4、38.7、9.0毫米;P. 5665标本(图3之5;图版I之6)是最小的一件,它的最大长、宽、厚分别为34.7、14.7、12.4毫米。P. 5662、P. 5666和P. 5668标本的背面部分保留砾石自然面;P. 5665和P. 5667标本的背面具有清楚的砸击剥片的痕迹,反映连续砸片过程,由此可见当时应用砸击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娴熟的程度。

砸击法通常看作是北京人文化传统的技术。砸击技术在我国旧石器时代应用时间长,分布范围广,除了北京人地点(Teilhard de Chardin and Pei, 1932; 邱中郎等,1973)以

外,在周口店第 15 地点 (Pei, 1939)、许家窑(贾兰坡等, 1976)、金牛山地点下层(金牛山联合发掘队, 1978)、蓝田地区有的旧石器地点(戴尔俭等, 1973)、峙峪(贾兰坡等, 1972)、山顶洞等旧石器地点乃至一些细石器地点中都可以见到用砸击法制造的石制品(贾兰坡等, 1976)。属于更新世早期的旧石器地点西侯度(贾兰坡等, 1978)和小长梁(尤玉柱等, 1980)也曾发现过砸击制品,这意味着砸击技术的出现远远早于北京人文化时期。四川汉源县富林(张森水, 1977)、贵州兴义县猫猫洞(曹泽田, 1982)和水城县硝灰洞(曹泽田, 1978)等旧石器地点也发现了不少用砸击方法产生的石制品,这说明旧石器时代砸击技术在华南也有广泛传播。

石器 452 件, 约占发现的石制品总数的 31.3%。

(1) 砍斫器 有 9 件, 占石器总数的 2% 左右, 其中四件系石片加工而成, 五件由砾石直接制成。标本的形状、大小各有差异。P. 5669 标本(图 4 之 1), 长、宽、厚分别为

157、75、53 毫米, 重 728 克, 为本文记述的石制品中最大的一件标本。它由一块三棱状石髓砾石棱角较锐的一边交互打制而成, 加工粗糙, 刀口大致呈弧形并由四个凹口组成, 每个凹口上均有疤痕。P. 5692 和 P. 5694 标本(图 4 之 2, 3), 均为用石片加工成的单刃缘砍斫器, 前者修理向背面方向加工, 它是本文报道材料中唯一用大石片制成的工具; 后者修理向破裂面方向加工, 刀缘呈弧形凸出, 加工比较精细, 疤痕浅平, 刀口大约 60°—70°。北京人遗址中单边砍斫器很多, 而且多数向一面加工打制。丁村遗址的单边砍斫器绝大部分是用交互打击方法制成的(裴文中等, 1958)。

砍斫器是远古时期人类常用的一种工具, 在我国旧石器时代乃至新石器时代广泛出现, 但它的数量在石器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一般都比较小, 只有石龙头和西侯度地点的砍斫器相对数量是较大的(李炎贤等, 1974; 贾兰坡等, 1978)。

(2) 刮削器 391 件, 占石器总数的 86.5%

左右。全部刮削器当中约有 84% 的标本是用石片加工成的, 其余的是用砾石和石核打制的。类型根据加工的边缘可分为单边刃、双边刃和多边刃; 根据刃缘形态可分为直刃、凹刃、凸刃、双直刃、双凹刃、直凹刃、直凸刃、凸凹刃、多形刃等; 根据加工方式可分为单向加工(其中包括向石片背面和破裂面方向的加工)、双向加工(其中包括交互加工、错向加工等)。

器物小型, 标本最大长度大多数在 2—4 厘米范围内, 没有发现超过 10 厘米的, 在 5 厘米以上的也只有 30 件, 平均重量约 16.5 克。加工一般比较精细。用石片制作的刮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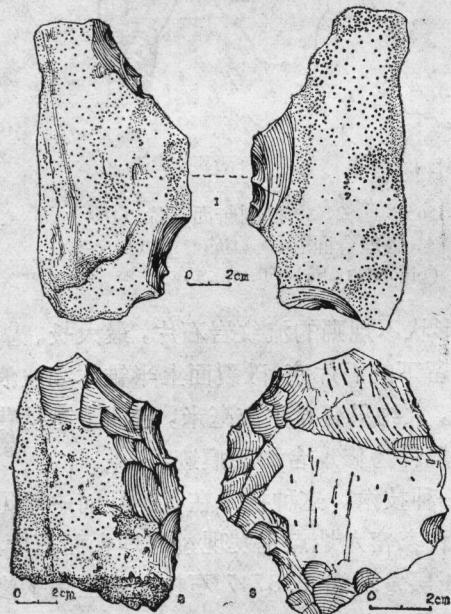


图 4 砍斫器 (Choppers)

- 砾石砍斫器 (pebble chopper) (P. 5669);
- 石片砍斫器 (flake choppers) (P. 5692, P. 56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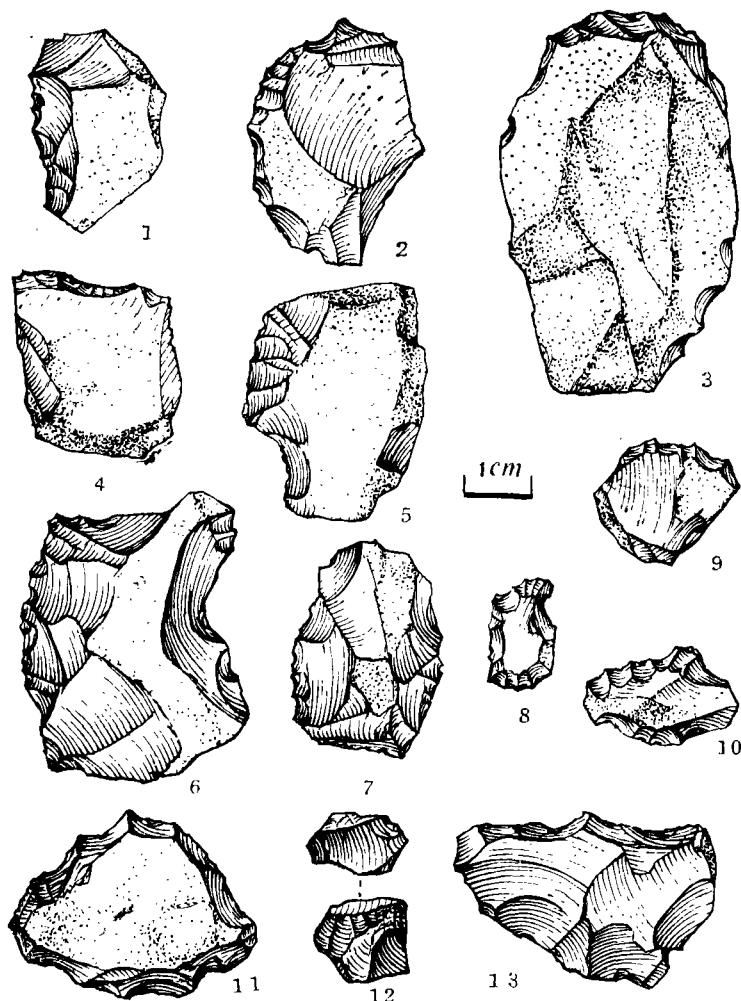


图 5 刮削器 (Scrapers)

1. 直刃刮削器 (straight side scraper) (P. 5695); 2,3. 凸刃刮削器 (convex side scrapers) (P. 5698, P. 5704); 4. 凹刃刮削器 (concave side scraper) (P. 5709); 5. 直凹刃刮削器 (straight-concave scraper) (P. 5739); 6. 凸凹刃刮削器(convex-concave scraper) (P. 5700); 7—12. 多边多形刃刮削器 (multiside and multiform scrapers) (P. 5680, P. 5734, P. 5735, P. 5741, P. 5731, P. 5657); 13. 双凹刃刮削器 (double-concave scraper) (P. 5740)

器中,向背面方向加工的居多数,约占 60%。

P. 5695 标本(图 5 之 1)直刃刮削器,标本最大长 33.1 毫米,刃长约 20 毫米,利用石片在其尾端修理而成,加工痕迹主要表现在石片背面一侧,刃角 65° 左右,刃口不甚平整。

标本 P. 5698 (图 5 之 2)、P. 5704 (图 5 之 3) 和 P. 5699 (图版 II 之 3),均为凸刃刮削器。P. 5698 标本最大长 39.6 毫米,刃缘弧长约 60 毫米,系石片在其尾端向背面方向加工制成的。P. 5699 标本最大长 49.5 毫米,刃缘弧长约 50 毫米,是石片在其侧缘向破裂面方向加工制成的。这两件标本刃缘规整,修理疤浅而小。在 P. 5698 标本上修理

疤多呈长条形,最大的长约7毫米宽约2毫米,最小的长约2毫米宽约1毫米。这样微细的修理痕迹在我国更新世初期的石制品中是少见的,它多表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特别是细石器传统的石工业产品中。P. 5704 标本是一块自然长石片在其一端向“背面”方向加工制成的,刃缘呈半圆形,弧长约50毫米,类型上很像端刮器。

标本 P. 5707 (图版 II 之 4)和 P. 5709 (图 5 之 4),凹刃刮削器,前者系修理台面石片在尾端一侧向背面方向加工而成,弧刃长约 20 毫米;后者可能是一件有使用痕迹的石片,在石片的一侧边有一凹口,刃缘长约 12 毫米,边缘整齐平滑,疤痕平行密集在破裂面的刃缘上。

P. 5677 标本(图版 II 之 3),双凹刃刮削器,是一块轮廓大致呈三角形的角砾在其两刃状边稍加修理成的。标本最大长 38.4 毫米。第三边厚 10 毫米左右,边缘也有加工痕迹。P. 5740 标本(图 5 之 13,图版 II 之 9),暂时看作为双凹刃刮削器,标本最大长 42.2 毫米,采用石片向背面单向加工制成,两凹刃大体上在同一边缘上,二者之间有一小尖,这样的标本在东谷坨地点发现十来件,裴文中(1939)在研究周口店第十五地点的材料时曾注意到了这种类型。这种类型在铜梁地点被称作为角尖尖状器,如 CP. 0030 标本(李宣民等,1981),在法国西南部 Dordogne 河畔 Domme 附近的 Combe-Grenal 洞穴堆积第十三层中被叫做齿状器 (denticulate) (Bordes, 1972, 见第 131 页图 39 之 8)。

P. 5739 标本(图 5 之 5),最大长 40.7 毫米,采用一块角砾在其刃角小的一边单向加工而成,刃缘一半呈凹形,一半呈微微弯曲的直线,虽然把它归类于直凹刃刮削器,但它和 P. 5740 标本相比,区别也不是很大的。

P. 5700 标本(图 5 之 6,图版 II 之 1),凸凹刃刮削器,最大长 51 毫米,采用一件比较厚的石片在其两侧边向背面方向加工修理成,一侧边凸,一侧边凹,石片尾端也有修理的痕迹。

多边多形刃刮削器是工具中数量最多的一个类型,器物小型,形态多种多样。P. 5680 标本(图 5 之 7),块状,最大长 36 毫米,系多台面石核在其主台面周边略加工而成。P. 5734 标本(图 5 之 8,图版 II 之 5),最大长 18.5 毫米,石片向背面方向加工成,边缘四周几乎都有加工痕迹,刃缘或凸或凹,刃角或陡或缓,加工相当精细。P. 5735 标本(图 5 之 9,图版 II 之 6),最大长 22.6 毫米,石片向背面方向加工而成,这件器物的特点是刃陡,加工边缘刃角一般在 78°—90° 范围里。刃角大的石器在东谷坨地点有一定数量,有的器物和观音洞的非常相近,观音洞的石器刃角多数在 75° 以上(李炎贤, 1983)。P. 5737 标本(图版 II 之 7),最大长 24.5 毫米,采用石片制成,加工主要向石片背面方向修整,刃角 65°—85°,石片台面上也有加工的痕迹。P. 5741 标本(图 5 之 10,图版 II 之 8),石片向背面方向加工成,标本最大长 25.6 毫米,加工边缘不规整,刃缘有凸有凹,刃角 65° 左右。P. 5731 标本(图 5 之 11),采用自然石片在其周边加工而成,标本最大长 39.7 毫米,像这样的标本(包括 P. 5735 标本)在我国过去发现的旧石器地点里曾经出现过,称之为圆盘状刮削器(贾兰坡等, 1972)。P. 5755 标本(图版 II 之 13),最大长 15.2 毫米,采用小石片在其边缘错向加工而成,其中以向背面方向加工为主,器物小型,加工精细,刃缘有凸、有凹、还有尖。P. 5657 标本(图 5 之 12),这也是东谷坨地点中很有意思的一件标本,它呈石核状,最大长 16 毫米,修理边缘的刃角 80°—90°,这样的材料在萨拉乌苏曾经发现过

(Boule 等, 1928, 见第 124 页图 45 之 2), 它们不论是从静态上来看还是从动态上来分析都非常相像, 萨拉乌苏的标本被称之为用作刮削器的石核, 但我们考虑到标本上的人工疤痕过份微小, 把它看为打片的石核倒不如看成是第二步加工的石核石器更容易让人理解, 因此, 我们把 P. 5657 标本归于石核石器的刮削器的类型当中。

(3) 尖状器 52 件, 约占石器总数的 11.5%。均系石片石器, 用中、小石片制成, 向背面方向加工者居多数, 有的制品加工得相当精致。标本大小不等, 器物长 2.1—7.6 毫米、宽 1.5—5.7 毫米; 形态多样, 有锐尖的、钝尖的, 有长身的、宽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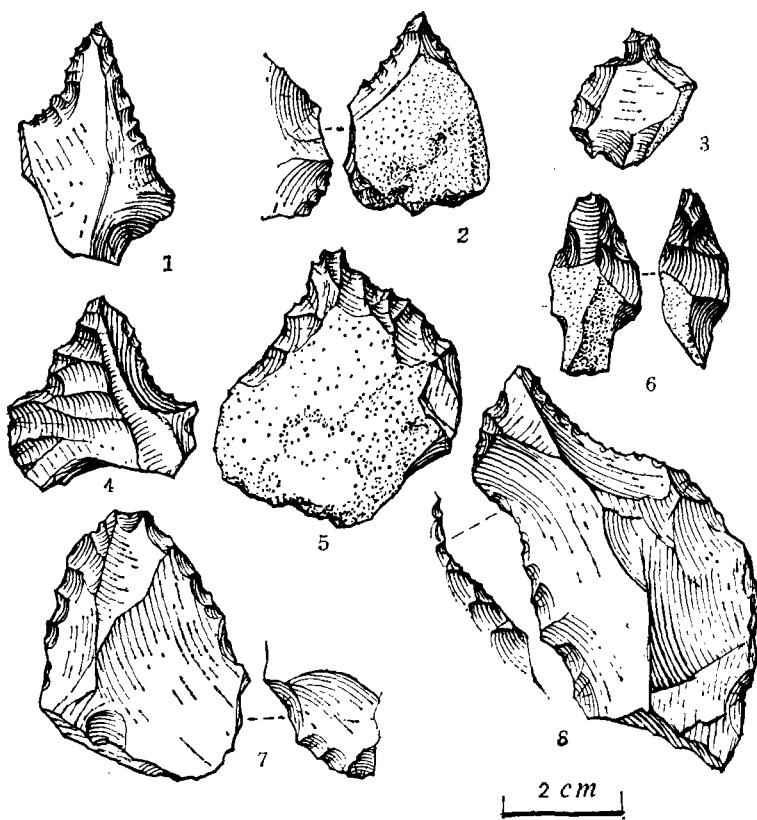


图 6 尖状器 (Points)

1—4. 锐尖宽身尖状器 (broad sharp points) (P. 5742—P. 5745); 5, 7. 钝尖宽身尖状器 (broad blunt points) (P. 5746, P. 5747); 6. 锐尖长身尖状器 (long sharp point) (P. 5752); 8. 钝尖长身尖状器 (long blunt point) (P. 5748)

锐尖宽身尖状器: P. 5742 标本(图 6 之 1, 图版 II 之 11), 东谷坨地点石器标本精品之一, 长 39.2 毫米, 宽 25.3 毫米, 石片两边向背面加工而成, 边缘齐整, 修理疤痕排列均匀, 尖角约 50°, 背部具有纵脊, 尖呈三棱状。这样精致的尖状器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人遗址中曾经发现过(贾兰坡, 1964), 但在我国早更新世的旧石器地点中还是首次出现, 它和北京人遗址的标本相比, 不论是技艺的精湛水平还是造形的优美程度,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P. 5743 标本(图 6 之 2, 图版 II 之 12), 也是一件比较精致的器物, 长 33.6 毫米。

米, 宽 24.6 毫米, 加工疤痕一般集中在石片背面, 修理边夹角近于 60° , 角尖呈三棱形。P. 5744 标本(图 6 之 3), 长 22.7 毫米, 宽 21.0 毫米。P. 5745 标本(图 6 之 4), 长、宽均约 31 毫米。P. 5744 和 P. 5745 标本, 均为石片向背面方向加工而成, 修理边夹角均大致为 60° , 二者器身都比较宽, 尖头基部两侧皆呈“肩膀”状, 这样的材料非常像许家窑人遗址的齿状尖状器(贾兰坡等, 1976)。

钝尖宽身尖状器: P. 5746 标本(图 6 之 5), 长 43.8 毫米, 宽 41.0 毫米, 石片向背面方向修理而成, 背面宽平, 修理边夹角 81° 。P. 5753 标本(图版 II 之 10), 长 36.4 毫米, 宽 31.8 毫米, 石片两边缘错向加工制成, 夹角约 75° , 背面有一通身纵脊。P. 5747 标本(图 6 之 7), 图版 II 之 14), 长 48.4 毫米, 宽 34.5 毫米, 在石片尾端加工成尖, 尖圆钝, 尖头轮廓呈抛物线形($y^2 \approx 2.2x$), 修理疤痕主要分布在石片背面, 背部有一通身纵脊, 器身横截面呈不等边三角形。

锐尖长身尖状器, P. 5752 标本(图 6 之 6), 长 29.1 毫米, 宽 15.1 毫米, 采用石片主要向背面方向加工制成, 器物的尖可能已经断掉, 两修理边夹角约 35° , 在石片的背面尖部有一纵脊, 纵脊上排满了疤痕。令人憾而不解的是这件器物的底端部分骤然收缩成柄状, 只是因为材料仅此一件而且“柄”部修整痕迹不甚显著, 暂时我们还不能说它是有意修理的结果。

钝尖长身尖状器, P. 5748 标本(图 6 之 8), 长 74.1 毫米, 宽 37.2 毫米, 尖的两侧边缘呈 S 形, 边缘均有交互加工的修理痕迹, 尖头修理边夹角约 65° , 背面也有一通身纵脊。值得注意的是这件器物加工侧缘似有敲砸的痕迹。

二、骨 制 品

东谷坨地点发掘出大量的动物碎骨化石, 其中相当多的骨片具有打击痕迹。旧石器

地点中出现带打击痕迹的动物碎骨片屡见不鲜, 这无疑不能忽视当时人们可能砸骨取髓的结果, 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可能食肉动物的啃骨作用, 但是有的骨化石标本具有如同石制品一样的修理痕迹, 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向骨器方面进行考虑。

P. 5756 标本(图 7 之 1, 图版 II 之 16)和 P. 5757 标本(图 7 之 2, 图版 II 之 15)均为大动物(可能是马)的肢骨碎片, 前者轮廓呈不等边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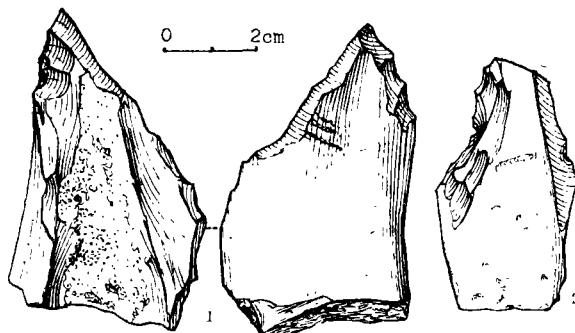


图 7 骨器 (Bone tools) (P.5756, P.5757)

角形, 修理痕迹主要在内角较小的一侧边, 加工采用的是交互打击方法; 后者轮廓呈多边形, 一边修理成凹, 向骨片的外面方向加工而成。从这两件标本来看, 砸骨取髓大可不必在打碎的骨片上再加工, 更无需向骨片外面方向加工, 食肉动物啃骨头也用不着修整骨片的边缘, 因此我们考虑这样的材料应该是古人有意识加工的骨制品。

三、小结

东谷坨旧石器地点发现的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制品，其中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片生产手段有锤击法，也有砸击法。石器多为石片石器，第二步加工以向石片背面方向修理为主。石器的基本特征是小型而加工精细，且具有细石器传统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工业的某些风貌。

东谷坨地点的旧石器发现在时代属于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层中（卫奇等，1985）。古老的地层里出现了进步的文化，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科学问题，它向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人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人们的认识常常随着意想不到的发现而发生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有时来得非常缓慢，但变化的大趋势总是不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东谷坨旧石器的发现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很早就已经有了高度发展。从理论上来讲，中国古文化经过了漫长时间的变革到北京人时期已经发展到相当进步的水平，由此说明北京人以前不太遥远的文化也不大可能都带有更多的原始性质。现在有的学者断言上新世地层中应有最早人类的文化遗物（贾兰坡等，1982），从东谷坨发现的石工业制品来看，上新世地层里出现早期人类的文化遗物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东谷坨的石器文化是相当复杂的，不论是文化性质还是所在地层及伴生的哺乳动物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目前，在对东谷坨旧石器文化性质还缺乏足够了解的情况下，本文一些肤浅的看法很可能会被以后的新发现予以修正。鉴于如上原因，笔者认为对于东谷坨发现的旧石器文化暂时不赋予新的名称较为稳妥。

本报告在写作过程中受到了贾兰坡教授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指导。本文插图由侯晋封同志绘制，图版照片由张杰同志拍摄。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1985年3月11日收稿）

参考文献

- 卫奇、孟浩、成胜泉，1985。泥河湾层中新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人类学学报，4：223—232。
- 尤玉柱、汤英俊、李毅，1980。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中国第四纪研究，5：1—13。
- 李炎贤，1983。观音洞文化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地位。史前研究，(2)：12—18。
- 李炎贤、袁振新、董兴仁、李天元，1974。湖北大冶石龙头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2：139—157。
- 李宣民、张森水，1981。铜梁旧石器文化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359—371。
- 邱中郎、顾玉琨、张银运、张森水，1973。周口店新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及文化遗物。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1：109—124。
- 金牛山联合发掘队，1978。辽宁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文化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6：126—136。
- 张森水，1977。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5：14—27。
- 贾兰坡，1964。中国猿人及其文化。中华书局。
- 贾兰坡、卫奇，1976。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2)：97—114。
- 贾兰坡、王建，1978。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
- 贾兰坡、王建，1982。上新世地层中应有最早的人类遗骸及文化遗存。文物，(2)：67—68。
-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1972。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39—58。
- 曹泽田，1978。贵州水城硝灰洞旧石器文化遗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6：67—72。
- 曹泽田，1982。猫猫洞旧石器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20：155—164。
- 裴文中等，1958。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第二。

- 号。科学出版社。
- 戴尔俭、许春华, 1973。蓝田旧石器的新材料和蓝田猿人文化。考古学报, (2): 1—12。
- Bordes, F., 1972. *A tale of two caves*. Harper & Row, New York.
- Boule, M., H. Breuil, E. Licent et P. Teilhard de Chardin, 1928.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Archives de L'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Paris.
- Pei, W. C., 1939. A preliminary study of a new palaeolithic station known as locality 15 within the Chou-koutien region. *Bull. Geol. Soc. China*, **19**: 147—187.
- Teilhard de Chardin, P. and Pei, W. C., 1932. The lithic industry of the *Sinanthropus* deposits in Chou-koutien. *Bull. Geol. Soc. China*, **11**:315—364.
- Wu Rukang and John W. Olsen (ed.), 1985. *Palaeoanthropology and palaeolithic archae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PALAEOLITHS FROM THE LOWER PLEISTOCENE OF THE NIHEWAN BEDS IN THE DONGGUTUO SITE

Wei Qi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Key words Palaeoliths; Early pleistocene; Nihewan Beds; Donggutuo site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stone artifacts made by hunter-gatherers of the early pleistocene some 1,000,000 years ago were discovered from the Nihewan (Nihowan) Beds of lower pleistocene at Xujiapo near the Donggutuo Village about 4 km. southwest of the Nihewan (Nihowan) Village in Yangyuan County, Hebei Province. The artifacts consist of cores, flakes, stone and bone tools. The stone tools are classified as scrapers, points and chopper-chopping tools. Generally small in size, the implements were chiefly made on little flakes except a few of the chopper-chopping tools, and most of them were retouched in uniface. The scrapers of varied types made on flakes are most numerous. Some specimens are considerable fine. The Donggutuo industry is characterized by advanced stone artifacts which are generally known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Such advanced culture appeared in such old stratum is an interesting problem confronting palaeolithic archaeologists and quaternary geologists.